

● 黃熾明

與抽煙的接觸來自先父。自懂事起，已見父親煙不離手。他說是在四十年代，他成人之年，一次為了舒緩傷風，有人教他抽煙。之後的生活勞累都和抽煙繫上，直到退休不久，因患肺氣腫，才把抽煙徹底戒掉。多年來，父親的習慣沒有令我對香煙產生好感，但最少不會介意。

但介意的是看過母親背負著放不下的擔子。在小時候工作擔子超過身體能承受的日子裡，她焚膏繼晷後還要撐下去。那時她掏出一小包人家送的樣本咖啡沖泡喝來提神——那年代不流行，我們沒錢買。我那時無知，聽說喝咖啡會上癮，就激動地阻止她，但她更激動地說：「莫說咖啡，只要可以提神，白粉也要抽。」頓時我一股熱血湧上眼眶，悲憤隨著淚水迸出來。

在中學，抽煙的感覺是廣告中的男子漢性格，夠反叛，但一口煙的辛辣實在夠我受了。然而在強說愁滋味的歲月裡，口中噴出的一口煙霧確似有排毒抒鬱之效，所以便常借嚴冬的呵氣一抒。

年紀大了，擔子重了，想的多了，剪不斷的都甩不掉，硬要理得順。事情來了，想不通；悶了，坐不穩，思想達不到期望的深度，這不只是生不出孩子的痛苦。日常的苦悶來自學生怠惰不前，勤快的跳不出窠臼；功課批改十份等於批改一份，但又要伴著他們每個的每一個步伐。這些感覺很少源自物質生活，因為父母輩在生活邊緣的生死苦澀，到我這一代都過去了，但始終難受的是生命的困頓凝滯，那揮不去的苦澀就凝在喉頭端兒。雖然登高噫一口鬱結可以有點幫助，但到底還是要強撐下去。

王丹在《沒有煙抽的日子》裡，抒發他在「六四」家國前景未卜的暗淡和可望不可即的無奈，在沒有煙抽的日子，在虛無中，劃一根火柴——然後又怎麼樣？我沒有他偉大得可以擁抱家國，但最少可以擁抱生命的悲壯感覺。

生命有重量，所以走在沙灘上有足印。但足印是兩個人的，或者給祂背負時的足印更深。對於一個漢子來說，給人背負是難為情的，但可也是一種很奇妙的「苦澀」，所以我不抽煙。

(作者於荃灣堂聚會)



## 抽煙的感覺：一個不抽煙者的體驗

本期由黃熾明出題，下期由朱綽婷出題，題目：「活化石」。

● 朱綽婷

童年時代，爸爸叔叔舅舅還有他們的朋友，差不多我所認識的成年男人，都是煙不離手的人。

每到週末，舅舅叔叔還有他們的朋友，都會聚在我家竹戰。打牌時，他們通常用右手抽牌，閒出來的左手，便用來抽煙。那個年頭，反吸煙運動未成氣候，我和妹妹也不知道什麼是二手煙，只覺得在煙團中穿梭，很有電視武俠劇的興味，姊妹倆亦樂得在一縷縷的輕煙中，編織自家的俠客故事。興之所至，舅舅也會跟我們鬧著玩，所以從小至今，在我心目中吸煙者與壞人之間，沒有一個必然性的等號，縱然有時遇上不吸煙的男士，會有一種「驚為天人」的感覺。

約在小四的時候吧，乘著大人不覺，偷偷點了叔叔的煙，嗆喉的辛辣味並不好受，於是，我的第一口煙也成了最後一口煙。雖然心裡對於何故香煙會深深吸引著爸爸他們感到狐疑，但很快我又發現模仿大人吸煙的神情同樣好玩，可是手勢學得了，在他們一吸一呼之間，總像有千頭萬緒掛在眉頭般的神態，卻怎也學不來。

在爸爸因為煙草稅太重的緣故，戒掉了吸煙的習慣後，我身邊開始吸煙的同事朋友卻漸漸多起來。鼻敏感的我夾坐在他們中間，有時會被嗆得透不到氣，有時會一口氣連打好幾個噴嚏，但更多時候，會瞥見在煙霧背後，似曾相識若有所思的神態。

問他們在什麼情況下會燃起抽煙的念頭，答案不一而定，感到開心快樂時，吃過飯後，緊張等時候都會心思抽煙，但抽得最多的時候，往往是心有鬱結，被人 and 事困擾的時候。而且，偶爾當他們想起自己的健康時，腦袋裡也閃過戒煙的念頭。

在各種見證分享會上，少不免會聽到有關成功戒煙的見證，各人煙癮的深淺或許有所不同，但同樣都因為被神的大愛所包圍充滿，心結解了，轄制也擺脫了。每次聽到這類分享，心裡就會湧出一堆名字，然後不停地問，在什麼時候他們才放開自己，讓神的愛觸碰他們心靈的最深處，從最根本的地方解決癮頭的問題？

無論天父的時間如何，但願在這一天到來之前，吸煙不會成為我與朋友分享苦樂的阻隔，雖然我不抽煙。

(作者為「家庭基建」教育及出版經理)

靈思一刻

## 分嘗主愛！

● 謙柔 (荃灣堂)



「我們愛，因為神先愛我們。」(約壹四19)

不是因為「人」先愛我們，

從此，我們就知道何謂愛。